第二十章　與子共穴相扶將

誰料得到秘道的入口處，竟會是在小姐香閨的牙床之中。原來光明頂這秘道構築精巧，有些地方使用隱秘的機括，這座大石門卻全無機括，若非天生神力或負上乘武功，萬萬推移不動。張無忌定了定神，只聽那小鬟道：「好險，那賊禿躲在旁邊，推大石來砸咱們。「不必跟他多費唇舌，且看甬道之下是否另有出路。」於是回身而下，順著甬道向前走去。兩人嚇了一大跳，鼻中聞到一股硝磺的臭氣。那小鬟道：「是火藥！」那小鬟道：「公子爺，我叫小昭。我聽小姐叫你『無忌哥哥』，你大名是叫作『無忌』嗎？」
　　他從小昭手裡接過火把，小昭便伸雙手掩住了耳朵。張無忌擋在她身前，俯身點燃了藥引，眼見一點火花沿著火藥線向前燒去。他將長矛和火把交給小昭，運勁推開石門，裡邊又是一間石室。這間石室極大，頂上垂下鐘乳，顯是天然的石洞。他接過火把走了幾步，突見地下倒著兩具骷髏。骷髏身上衣服尚未爛盡，看得出是一男一女。

小昭接了過來，喜形於色，叫道：「恭喜公子，這是明教武功的無上心法。」說著伸出左手食指，在陽夫人胸前的匕首上割破一條小小口子，將鮮血塗在羊皮之上，慢慢便顯現了字跡，第一行是「明教聖火心法：乾坤大挪移」十一個字。　　張無忌心想：「照陽教主的遺命看來，明教的宗旨實在正大得緊啊。各大門派限於門戶之見，不斷和明教為難，倒是不該了。」
　　小昭低聲唱道：「受用一朝，一朝便宜。便練一朝，也是好的。」張無忌微微一笑，將羊皮接了過來，輕聲念誦，只見羊皮上所書，都是運氣導行、移宮使勁的法門，試一照行，竟是毫不費力的便做到了。見羊皮上寫著：「此第一層心法，悟性高者七年可成，次者十四年可成。」心下大奇：「這有甚麼難處？何以要練七年才成？」張無忌練就九陽神功後，本身所蓄的力道已是當世無人能及，只是他未得高人指點，使不出來，這時一學到乾坤大挪移心法，體內潛力便如山洪突發，沛然莫之能御。
　　一個多時辰後，已練到第七層。練到一大半之處，猛地裡氣血翻湧，心跳加快。他跳過了這一句，再練下去時，又覺順利，但數句一過，重遇阻難，自此而下，阻難疊出，直到篇末，共有一十九句未能照練。但正如你曲中所說：『日盈昃，月滿虧蝕。天地尚無完體。』我何可人心不足，貪多務得？想我有何福澤功德，該受這明教的神功心法？能留下一十九句練之不成，那才是道理啊。」
　　哪知道張無忌事事不為己甚，適可而止，正應了「知足不辱」這一句話。原來當年創製乾坤大挪移心法的那位高人，內力雖強，卻也未到相當於九陽神功的地步，只能練到第六層而止。他所寫的第七層心法，自己已無法修練，只不過是憑著聰明智慧，縱其想像，力求變化而已。張無忌所練不通的那一十九句，正是那位高人單憑空想而想錯了的，似是而非，已然誤入歧途。要是張無忌存著求全之心，非練到盡善盡美不肯罷手，那麼到最後關頭便會走火入魔，不是瘋癲癡呆，便致全身癱瘓，甚至自絕經脈而亡。
 張無忌走到崖邊，四顧身周地勢，原來是在一座山峰的中腰。一路上但見屍首狼藉，大多數是明教教徒，但六大派的弟子也有不少。想是他們在山腹中一日一夜之間，六大派發動猛攻。明教因楊逍、韋一笑等重要首領盡數重傷，無人指揮，以致失利，但眾教徒雖在劣勢之下，兀自苦鬥不屈，是以雙方死傷均重。

張無忌慢慢走近，定神看時，見相鬥雙方都是空手，但掌風呼呼，威力遠及數丈，顯然二人都是絕頂高手。那兩人身形轉動，打得快極，突然間四掌相交，立時膠住不動，只在一瞬之間，便自奇速的躍動轉為全然靜止，旁觀眾人忍不住轟天價叫了一聲：「好！」
　　張無忌看清楚兩人面貌時，心頭大震，原來那身材矮小、滿臉精悍之色的中年漢子，正是武當派的四俠張松溪。他的對手是個身材魁偉的禿頂老者，長眉勝雪，垂下眼角，鼻子鉤曲，有若鷹嘴。張無忌心想：「明教中還有這等高手，那是誰啊？」忽聽得華山派中有人叫道：「白眉老兒，快認輸罷，你怎能是武當張四俠的對手？」張無忌聽到「白眉老兒」四個字，心念一動：「啊，原來他……他……他便是我外公白眉鷹王！」心中立時生出一股孺慕之意，便想撲上前去相認。→接著是武當派莫聲谷→宋遠橋

殷天正右臂一伸，不知如何，竟爾陡然間長了半尺，在莫聲谷手腕上一拂，挾手將他長劍奪過，左手已按住他「肩貞穴」。哪知宋遠橋裹好傷後，退一步，長袖一擺，說道：「宋某領教老前輩的高招！」這一著大出張無忌意料之外，忍不住叫道：「宋大……宋大俠，用車輪戰打他老人家，這不公平！」
　　鬥到分際，宋遠橋左掌拍出，右掌陡地裡後發先至，跟著左掌斜穿，又從後面搶了上來。兩人說過不比內力，鬥到此處，無法再行繼續，便以和局收場。武當派中尚有俞蓮舟和殷梨亭兩大高手未曾出場，只見殷天正臉頰脹紅，頭頂熱氣裊裊上升，適才這一場比試雖然不耗內力，但對手實在太強，卻已是竭盡心智，眼見他已強弩之末，俞殷二俠任何一人下場，立時便可將他打倒，穩享「打敗白眉鷹王」的美譽。俞蓮舟和殷梨亭對望一眼，都搖了搖頭，均想：「乘人之危，勝之不武。」
　　他武當二俠不欲乘人之危，旁人卻未必都有君子之風，只見崆峒派中一個矮小老者縱身而出，正是適才高叫焚燒明教歷代主牌之人，輕飄飄的落在殷天正面前，說道：「我姓唐的跟你殷老兒玩玩！」說話的語氣極是輕薄。
　　宗維俠道：「好！他折斷我唐三弟四肢，我也打斷他四肢便了。這叫做眼前報，還得快！」他見俞蓮舟兀自猶豫，大聲說道：「俞二俠，咱們六大派來西域之前立過盟誓。今日你反而回護魔教的頭子麼？」俞蓮舟歎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此刻任憑於你。回歸中原以後，我再領教宗二先生的七傷拳神功。」宗維俠心下一凜：「這姓俞的何以一再維護他？」他對武當派確是頗有忌憚，但眾目睽睽之下，終不能示弱，當下冷笑道：「天下事抬不過一個理字。你武當派再強，也不能恃勢橫行啊。」這幾句話\*
　　宋遠橋便道：「二弟，由他去罷！」俞蓮舟朗聲道：「好英雄，好漢子！」便即退開。這「好英雄，好漢子」六個字，似乎是稱讚殷天正，又似乎是譏刺宗維俠的反話。宗維俠不願和武當派惹下糾葛，假裝沒聽見，一見俞蓮舟走開，便向殷天正身前走去。
　　少林派空智大師大聲發令：「華山派和崆峒派各位，請將場上的魔教餘孽一概誅滅了。武當派從西往東搜索，峨嵋派從東往西搜索，別讓魔教有一人漏網。崑崙派預備火種，焚燒魔教巢穴。」他吩咐五派後，雙手合十，說道：「少林子弟各取法器，誦念往生經文，替六派殉難的英雄、魔教教眾超度，化除冤孽。」眾人只待殷天正在宗維俠一拳之下喪命，六派圍剿魔教的豪舉便即大功告成。當此之際，明教和天鷹教教眾俱知今日大數已盡，眾教徒一齊掙扎爬起，除了身受重傷無法動彈者之外，各人盤膝而坐，雙手十指張開，舉在胸前，作火焰飛騰之狀，跟著楊逍念誦明教的經文：「焚我殘軀，熊熊聖火，生亦何歡，死亦何苦？為善除惡，惟光明故，喜樂悲愁，皆歸塵土。憐我世人，憂患實多！憐我世人，憂患實多！」明教自楊逍、韋一笑、說不得諸人之下，天鷹教自李天垣以下，直至廚工伕役，個個神態莊嚴，絲毫不以身死教滅為懼。空智大師合十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」
　　俞蓮舟心道：「這幾句經文，想是他魔教教眾每當身死之前所要念誦的了。他們不念自己身死，卻在憐憫眾人多憂多患，那實在是大仁大勇的胸襟啊。當年創設明教之人，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。只可惜傳到後世，反而變成了為非作歹的淵藪。」

張無忌在六大門派高手之前本來心存畏懼，遲遲不敢挺身而出，待聽得空智下了盡屠魔教人眾的號令，又見宗維俠徑自舉臂向外公走去，當下不暇多想，大踏步搶出，擋在宗維俠身前，說道：「且慢動手！你如此對付一個身受重傷之人，也不怕天下英雄笑麼？」這幾句話聲音清朗，響徹全場。

空智左手一揮，道：「好！大夥兒稍待片刻，又有何妨！」原來殷天正上得學明頂後，見楊逍等人盡皆重傷，己方勢力單薄，當下以言語擠住空智，不得仗著人多混戰。空智依著武林規矩，便約定逐一對戰。結果天鷹教各堂各壇、明教五行旗，及光明頂上楊逍屬下的雷電風雲四門中的好手，還是一個個非死即傷，最後只剩下殷天正一人。但他既未認輸，便不能上前屠戮。

**張無忌開始面對六大派：首先是崆峒派的七傷拳；接著是少林寺圓音和尚。**

空智尚未回答，突然一名身披大紅袈裟的高大僧人閃身而出，手中金光閃閃的長大禪杖在地下重重一頓，大聲喝道：「小子，你是哪家哪派的門下？憑你也配跟我師父說話。」這僧人肩頭拱起，說話帶著三分氣喘，正是少林僧**圓音**，當年少林派上武當山興問罪之師，便是他力證張翠山打死少林弟子。張無忌其時滿腔悲憤，將這一干人的形相牢記於心，此刻一見之下，胸口熱血上衝，滿臉脹得通紅，身子也微微發抖，心中不住說道：「張無忌，張無忌！今日的大事是要調解六大門派和明教的仇怨，千萬不可為了一己私嫌，鬧得難以收拾。少林派的過節，日後再去算帳不遲。」雖然心中想得明白，但父母慘死的情狀，霎時間隨著圓音的出現而湧向眼前，不由得熱淚盈眶，幾乎難以自制。
　　張無忌站立當場，昂然四顧，朗聲道：「只須少林派圓真大師出來，跟在下對質幾句，他所安排下的奸謀便能大白於世。」這三句話一個字一個字的吐將出來，雖在數百人的哄笑聲中，卻是人人聽得清清楚楚。六大派眾高手心下都是一凜，登時便將對他輕視之心收起幾分，均想：「這小子年紀輕輕，內功怎地如此了得？」圓音待眾人笑聲停歇，氣喘吁吁的道：「臭小子恁地奸猾，明知圓真師兄已不能跟你對質，便指名要他相見？你何以不叫武當派的張翠山出來對質？」
　　他最後一句話一出口，空智立時便喝：「圓音，說話小心！」但華山、崑崙、崆峒諸派中已有許多人大聲笑了出來。只有武當派的人眾臉有慍色，默不作聲。原來圓音一隻右眼被殷素素在西子湖畔用暗器打瞎，始終以為是張翠山下的毒手，一生耿耿於心。
　　張無忌聽他辱及先父，怒不可遏，大聲喝道：「張五俠的名諱是你亂說得的麼？你…… 你……」少林諸僧見這時和他相距已七八丈遠，眼見圓音給他抓住了要穴，全不動彈，他只須挺起禪杖，立時便能將圓音打得腦漿迸裂。哪知張無忌舉著禪杖的手並不落下，似乎心中有甚麼事難以決定，但見他臉色漸轉慈和，慢慢的將圓音放了下來。原來在這一瞬間，他已克制了胸中的怒氣，心道：「倘若我打死打傷了六大派中任誰一人，我便成為六大派的敵人，就此不能作居間的調人。武林中這場兇殺，再也不能化解，那豈不是正好墮入成昆這奸賊的計中？不管他們如何罵我辱我、打我傷我，我定當忍耐到底，這才是真正為父母及義父復仇雪恨之道。」人，四大皆空，何必對舊事如此念念不忘？」
　　圓音死裡逃生，呆呆的瞧著張無忌，說不出話來，見他將自己禪杖遞了過來，自然而然的伸手接過，低頭退開，隱隱覺得自己這些年來滿懷怨憤，未免也有不是。少林諸高僧、武當諸俠聽了張無忌這幾句話，都不由得暗暗點頭。

第二十一章　排難解紛當六強

宗維俠見張無忌擒釋圓音，舉重若輕，不禁大為驚異，宗維俠聽他這幾句話，的的確確是「七傷拳譜」的總綱。拳譜中諄諄告誡，若非內功練到氣走諸穴、收發自如的境界，萬萬不可練此拳術。張無忌淡淡一笑，說道：「晚輩略明醫理，前輩若是信得過時，待此間事情一了，晚輩可設法給你驅除這些病症。只是七傷拳有害無益，不能再練。」

宗維俠是崆峒名宿，雖知他所說的不無有理，但在各派高手之前，被這少年指摘本派的鎮山絕技無用，如何不惱？
　　張無忌轉過身來，見偷襲之人是個大頭瘦身的老者。這人是崆峒五老中位居第四的常敬之。常敬之外號叫作「一拳斷\*眾人見他連出四拳，全成了白費力氣，無不震驚。崑崙派和崆峒派素來不睦，這次雖然聯手圍攻明教，但雙方互有心病，崑崙派中便有人冷冷的叫道：「好一個『一拳斷\*」

張無忌對宗維俠微笑道：「前輩覺得怎樣？」宗維俠一愕，躬身拱手，恭恭敬敬的道：「多謝曾少俠以內力為在下療傷，曾少俠神功驚人固不必說，而這番以德報怨的大仁大義，在下更是感激不盡。」
　　空性在一旁瞧著，愈來愈怒，縱聲喝道：「小子，過來納命罷！」這幾個字轟轟入耳，聲若雷震。張無忌身形一側，輕飄飄的讓了開去。空性一抓不中，次抓隨至，這一招來勢更加迅捷剛猛。張無忌斜身又向左側閃避。空性第三抓、第四抓、第五抓呼呼發出，瞬息之間，一個灰袍僧人便似變成了一條灰龍，龍影飛空，龍爪急舞，將張無忌壓制得無處躲閃。猛聽得嗤的一聲響，張無忌橫身飛出，右手衣袖已被空性抓在手中，右臂裸露，現出長長五條血痕，鮮血淋漓而下，少林僧眾喝彩聲中，卻夾雜著一個少女的驚呼。張無忌向驚呼聲來處瞧去，只見小昭神色驚恐，叫道：「張公子，你……你小心了。」張無忌心中一動：「這小姑娘對我倒也真好。」空性一招得手，縱身而起，又撲將過來，威勢非凡。這路抓法快極狠極。張無忌生平從未見過，一時無策抵禦，只得倒退躍開，這一抓便即落空。
　　空性龍爪手源源而出，張無忌又即縱身後退。兩人面對著面，一個撲擊，一個後躍。空性連抓九下，盡皆落空。兩人始終相距兩尺有餘，雖然空性連續急攻，張無忌未有還手余地，但兩人輕功上的造詣，卻極明顯的分了高下。空性飛步上前，張無忌卻是倒退後躍，其間難易相去實不可以道里計，空性始終趕他不上，腳下自早已輸得一敗塗地。張無忌只須轉過身來奔出數步，立即便將他遙遙拋落在後了。其實張無忌不須轉身，縱然倒退，也能擺脫對方的攻擊，他所以一直和空性不接不離，始終相距在二三尺間，乃在察看他龍爪手招數中的秘奧，看到第三十七招時，只見他左手疾撲面前，使的又是第八招「拿雲式」。他第三十八招雙手自上而下同抓，方位雖變，姿式卻和第十二招「搶珠式」相同。這些招式的名稱，張無忌自是一無所知，但出手姿式，卻每一招都看得分明，記得清楚。
　　原來那龍爪手只有三十六招，要旨端在凌厲狠辣，不求變化繁多。空性中年之時曾數逢大敵，但只要使出這龍爪手來，無不立佔上風，總是在十二招以前便即取勝，自第十三招起，只是自己平時練習，從未在臨敵時用過，這一次直使到第三十六招，仍未能制服敵人，那是生平從所未有之事。到第三十七招時。已迫得變化前招，尋思：「這小子不過輕功高明，身形靈便，一味東躲西閃而已，倘若當真拆招，未必擋得了我十二招龍爪手。」張無忌這時卻已看全了龍爪手三十六式抓法，其本身雖無破綻可尋，但乾坤大挪移法卻能在對方任何拳招中造成破綻，只是心下躊躇：「此刻我便要取他性命，亦已不難，但少林派威名赫赫，這位空性大師又是少林寺的三大耆宿之一，我若在天下英雄之前將他打敗，少林派顏面何存？可是要不動聲色的叫他知難而退，這人武功比崆峒諸老高明得太多，我可無法辦到。」正感為難之際，忽聽空性喝道：「小子，你這是逃命，可不是比武！」張無忌道：「要比武……」空性乘他開口說話而真氣不純之際，呼呼兩招攻出。張無忌縱身飄開，口中說話繼續接了下去：「……也成，要是我贏得大師，那便如何？」這幾句話中間語氣沒半分停頓，若是閉眼聽來，便跟心平氣和的坐著說話一般無異，決不信他在說這三句話之間，已連續閃避了空性的五招快速進攻。空性道：「你輕功固是極佳，但要在拳腳上贏得我，卻也休想。」張無忌道：「過招比武，誰又能逆料勝敗？晚輩比大師年輕得多，武藝雖低，氣力上可佔了便宜。」空性厲聲道：「要是我在拳腳之上輸了給你，你要殺便殺，要剮便剮。」張無忌道：「這個可不敢當！晚輩輸了，自然聽憑大師處分，不敢有半句異言。但若僥倖勝得一招半式，便請少林派退下光明頂。」空性道：「少林派之事，由我師兄作主，我只管得自己。我不信這龍爪手拾奪不了你這小子。」
　　張無忌心念一動，已有了主意，說道：「少林派龍爪手三十六招沒半分破綻，乃天下擒拿法中的無上絕藝，只不過大師練得還有一點兒不大對。」空性怒道：「好罷！你要是破解得了我的龍爪手，我立即回少林寺，終身不出寺門一步！」張無忌道：「那也不必！」兩人如此對答之際，四周眾人彩聲如雷，越來越是響亮。原來兩人口中說話，手腳身法卻絲毫不停，只有愈鬥愈快，但說話的語調和平時一模一樣，絕無半點停頓氣促。當空性說「你輕功固是絕佳」這句話時，呼呼連出兩招，說「但要在拳腳上贏得我」那句話時，左手五指急抓而下，說到「卻也休想」時，語音威猛，雙手顫動，疾拿三招。兩人邊鬥邊說，旁觀眾人的喝彩聲始終掩蓋不了二人的語音。張無忌最後說到「那也不必」時，陡然間身形拔起，在空中急速盤旋，連轉四個圈子，愈轉愈高，又是一個轉折，輕輕巧巧的落在數丈之外。眾人只瞧得神眩目馳，若非今日親眼目睹，決不信世間竟能有這般輕功。青翼蝠王韋一笑自負輕功舉世莫及，這時也不禁駭然歎服。張無忌身子落地，空性也已搶到他的身前，卻不乘虛追擊，大聲道：「咱們這就比了嗎？」張無忌道：「好，大師請發招。」空性道：「你還是不住倒退麼？」張無忌微微笑道：「晚輩若再倒退半步，便算輸了。」
　　一言甫畢，喝道：「接招！」左手虛探，右手挾著一股勁風，直拿張無忌左肩「缺盆穴」，正是一招「拿雲式」。張無忌見他左手微動，便已知他要使此招，當下也是左手虛探，右手直拿對方「缺盆穴」。兩人所使招式一模一樣，竟無半點分別，但張無忌後發先至，卻在一剎那的相差之間佔了先著。空性的手指離他肩頭尚有兩寸，張無忌五根手指已抓到了空性的「缺盆穴」上。空性只覺穴道上一麻，右手力道全失。張無忌手指卻不使勁，隨即縮回。空性一呆，雙手齊出，使一招「搶珠式」，拿向張無忌左右太陽穴。張無忌仍是後發先至，兩手探出，又是搶先一步，拿到了空性的雙太陽穴。這太陽穴何等重要，在內家高手比武之際，觸手立斃，無挽救的餘地。但張無忌手指在他雙太陽穴上輕輕一拂，便即圈轉，變為龍爪手中的第十七招「撈月式」，虛拿空性後腦「風府穴」。
　　空性被他拂中雙太陽穴時已是一呆，待見他使出「撈月式」，更是驚訝之極，立即向後躍開半丈，喝道：「你……你怎地偷學到我少林派的龍爪手？」
　　張無忌微笑道：「天下武學殊途同歸，強分派別，乃是人為，這路龍爪手的擒拿功夫也未必是貴派所獨有。」心中卻也暗暗佩服：「這龍爪手如此厲害，必是經少林派數百年來千錘百煉，實已可說是不敗的武功，我若非也以龍爪手與他對攻，要以別的拳法取勝，確也當真十分艱難。何況我所學過的拳法掌法，比之少林派中的二三流人物尚且不如，怎及得上這位少林三大神僧之一的空性大師？」
　　空性低頭沉思，一時想不通其中道理，說到這龍爪手上的造詣。便是師兄空聞、空智，甚至當年空見師兄，也均及自己不上，何以這少年接連兩招，都能後發先至，而且出招的手法勁力、方向部位，更是穩迅兼備，便如有數十年苦練之功一般？他呆呆不語，廣場上千餘人的目光一齊凝注在他臉上。適才兩人動手過招，倏忽兩下，便即分開，除了第一流高手之外，餘人都沒瞧出誰勝誰敗，只是眼見張無忌行若無事，空性卻皺起眉頭苦苦思索，顯然優劣已判。
　　空性突然間大喝一聲，縱身而上，雙手猶如狂風驟雨，「捕風式」、「捉影式」、「撫琴式」、「鼓瑟式」、「批亢式」、「\*，疾攻而至。張無忌神定氣閒，依式而為，捕風捉影、撫琴鼓瑟、批亢\*接連八招，招招後發而先至。
　　空性神僧這八式連環的龍爪手綿綿不絕，便如是一招中的八個變化一般，快捷無比，哪知他快張無忌更快，每一招都佔了先手。空性每出一招，便被逼得倒退一步，退到第七步時，「抱殘式」和「守缺式」穩凝如山般使將出來。這兩式是龍爪手中最後第三十五、三十六式的招數，一瞥之下，似乎其中破綻百出，施招者手忙腳亂，竭力招架，其實這兩招似守實攻，大巧若拙，每一處破綻中都隱伏著厲害無比的陷阱。龍爪手本來走的是剛猛路子，但到了最後兩式時，剛猛中暗藏陰柔，已到了返璞還真、爐火純青的境界。張無忌一聲清嘯，踏步而上，抱殘守缺兩招虛式一帶，突然化作一招「拿雲式」，中宮直攻而入。
　　空性大喜，暗想：「終於你著了我道兒。」眼見他一條右臂已陷入重圍，再也不能全身而退，當下雙掌回擊，陡然圈轉，呼的一響，往他臂彎上擊了下去。空性是有道高僧，見這少年精通少林武藝，生怕他和本門確有淵源，何況先前數招中他明明已抓到自己重穴，都是有意縮手相讓，因此這一招便也沒下殺手，只求將他右臂震斷便算。豈知雙掌掌緣剛和他右臂相觸，突覺一股柔和而厚重的勁力從他臂上發出，擋住了自己雙掌下擊。便在此時，張無忌右手五指也已虛按在空性胸口「膻中穴」的週遭。
　　在這一瞬之間，空性心中登時萬念俱灰，只覺數十年來苦練武功、稱雄江湖，全成一場幻夢，點了點頭，緩緩說道：「曾施主比老衲高明得多了。」左手抓住右手的五根手指，一施勁力，正要將之折斷，突覺左腕上一麻，勁道全然使不出來，正是張無忌的手指在他手腕穴道上輕輕拂過。只聽他朗聲說道：「晚輩以少林派的龍爪手勝了大師，於少林威名有何妨礙？晚輩若非以少林絕藝和大師對敵，天下再無第二門功夫，能佔得大師半點上風。」
　　張無忌忙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少林派武功博大精深，晚輩年幼淺學，深盼他日得有機緣求大師指點。」他這幾句話發自肺腑，也是說得懇切之極。
　　空性在少林派中身份極是崇高，雖因生性純樸，全無治事之才，在寺中不任重要職司，但人品武功，素為僧眾推服。空智大師是這次六大派圍攻明教的首領，眼見情勢如此，心中十分尷尬，魔教覆滅在即，卻給這一個無名少年插手阻撓，倘若便此收手，豈不被天下豪傑笑掉了牙齒？一時拿不定主意，斜眼向華山派的掌門人神機子鮮於通使了個眼色。

鮮於通足智多謀，是這次圍攻明教的軍師，見空智大師使眼色向自己求救，當即折扇輕揮，緩步而出。張無忌見來者是個四十餘歲的中年文士，眉目清秀，俊雅瀟灑，心中先存了三分好感，拱手道：「請了，不知這位前輩有何見教。」鮮於通尚未回答，殷天正道：「這是華山派掌門鮮於通，武功平常，鬼計多端。」張無忌一聽到鮮於通之名，暗想：「這名字好熟，甚麼時候聽見過啊？」只見鮮於通走到身前一丈開外，立定腳步，拱手說道：「曾少俠請了！」張無忌還禮道：「鮮於掌門請了。」
　　眾人無不駭然，均想：「鮮於通在這把扇中藏的不知是甚麼毒藥，竟這等厲害？」鮮於通叫道：「這……這是金蠶……金蠶蠱毒……快……快打死我……啊……啊……」

突然之間，華山派中兩聲清嘯，同時躍出二人，一高一矮，年紀均已五旬有餘，手中長刀閃耀，縱身來到張無忌身前。兩儀刀法一施展，越來越凌厲，那可沒甚麼客氣。張無忌道：「兩位請便。在下只不過斗膽調處貴派和明教的過節，實是別無他意。」高老者道：「咱們華山派這套『反兩儀刀法』的絕藝神功，你是嘗過味道了。想來你還不知崑崙派有一套『正兩儀劍法』，變化之精奇奧妙，和華山派的刀法可說是一時瑜亮，各擅勝場。倘若刀劍合璧，兩儀化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陰陽相調，水火互濟，唉……」說到這裡，不住搖頭，緩緩歎道：「威力太強，威力太強！你是不敢抵擋的了！」張無忌轉頭向著崑崙派，說道：「崑崙派哪位高人肯出來賜教？」高老者搶著道：「崑崙派中除了鐵琴先生夫婦，常人也不配和我師兄弟聯手。就不知何掌門有這膽量沒有？」

何太沖等雖佔上風，四人心下卻都滿不是味兒，以他們的身份，別說四人聯手，便是一對一的相鬥，給這麼一個後進少年支持到三百餘合仍是收拾不下，也已大失面子，好在張無忌有挫敗神僧空性的戰績在先，無人敢小覷於他，否則真是要汗顏無地了。四人見張無忌反擊的招數漸少，但始終傷他不得。

旁觀各派中的長老名宿，便指指點點，以此教訓本派弟子。

第二十二章　群雄歸心約三章

周芷若自張無忌下場以來，一直關心。這時朗聲問道：「師父，這正反兩儀，招數雖多，終究不脫於太極化為陰陽兩儀的道理。弟子看這四位前輩招數果然精妙，最厲害的似還在腳下步法的方位。」她聲音清脆，一句句以丹田之氣緩緩吐出。張無忌雖在力戰之中，這幾句話仍是聽得清清楚楚，一瞥之下，見說話的竟是周芷若，心中一動：「她為甚麼這般大聲說話，難道是有意指點我麼？」滅絕師太道：「你眼光倒也不錯，能瞧出前輩武功中的精要所在。」
　　滅絕師太尚未回答，班淑嫻柳眉倒豎，喝道：「峨嵋派的小姑娘，這小子是你甚麼人，要你一再回護於他？你吃裡扒外，我崑崙派可不是好惹的。」
　　周芷若被她說破心事，滿臉通紅。滅絕師太喝道：「芷若，別多問了，他崑崙派不是好惹的，你沒聽見嗎？」這兩句話的語氣，顯是袒護徒兒。

滅絕師太橫劍一封，正要遞劍出招，張無忌早已轉得不知去向。他在未練乾坤大挪移法之時，輕功已比滅絕師太為高，這時越奔越快，如風如火，似雷似電，連韋一笑素以輕功睥睨群雄，也自暗暗駭異。但見他四下轉動，迫近身去便是一刀，招術未老，已然避開。這一次攻守異勢，滅絕師太竟無反擊一劍之機，只是張無忌礙於倚天劍的鋒銳，卻也不敢過分逼近。他奔到數十個圈子後，體內九陽真氣轉旺，更似足不點地的凌空飛行一般。
　　峨嵋群弟子眼見不對，如此纏鬥下去，師父定要吃虧。靜玄叫道：「今日咱們是剿滅魔教，可不是比武爭勝。眾位師妹師弟，大夥兒齊上，攔住這小子，教他不得取巧，乖乖的跟師父較量真實本領。」說著提劍躍出。峨嵋派男女弟子立時湧上，手執兵刃，佔住了八面方位。周芷若站在西南角上。丁敏君冷笑道：「周師妹，攔不攔在你，讓不讓也在你。」周芷若又氣又羞，說道：「你單是提我幹甚麼？」
　　滅絕師太臉如嚴霜，將來劍一一削斷，削到後來，右臂大是酸痛，當即劍交左手。她左手使劍的本事和右手無甚分別，但見半空中斷劍飛舞，有的旁擊向外，兀自勁力奇大，圍觀的眾人紛紛後退。片刻之間，峨嵋群弟子個個空手，只周芷若手中長劍沒有被奪。滅絕師太心念一動：「何以這小子偏偏留下芷若的兵刃不奪，莫非兩人當真暗中勾結？我一試便知！」朗聲喝道：「芷若，你敢欺師滅祖麼？」挺劍疾向周芷若當胸刺去。
　　周芷若大驚，不敢舉劍擋架，叫道：「師父，我……」她這「我」字剛出口，滅絕師太的長劍已刺到她胸口。張無忌不知滅絕師太這一劍只在試探是否真有情弊，待得劍尖及胸，自會縮手。他親眼見過滅絕師太擊死紀曉芙的狠辣，知道此人誅殺徒兒，絕不容情，當下不及細想，縱身躍上，一把抱起周芷若，飛出丈許。
　　這般於一剎那間化剛為柔的急劇轉折，已屬乾坤大挪移心法的第七層神功，滅絕師太武功雖高，但於對方剛猛掌力襲體之際，再也難以拆解他轉折輕柔的擒拿手法。張無忌雖然得勝，但對滅絕師太這般大敵，實是戒懼極深，絲毫不敢怠忽，以倚天劍指住她咽喉，生怕她又有奇招使出，慢慢的退開兩步。周芷若身子一掙，道：「快放下我！」張無忌驚道：「呀，是！」滿臉脹得通紅，忙將她放下，鼻中聞到一陣淡淡幽香，只覺頭上柔絲在自己左頰拂過，不禁斜望了她一眼，只見她俏臉生暈，又羞又窘，雖是神色恐懼，眼光中卻流露出歡喜之意。滅絕師太緩緩站直身子，一言不發，瞧瞧周芷若，又瞧瞧張無忌，臉色越來越青。
　　張無忌倒轉劍柄，向周芷若道：「周姑娘，貴派的寶劍，請你轉交尊師。」周芷若望向師父，只見她神色漠然，既非許可，亦非不准，一剎那間心中轉過了無數念頭：「今日局面已然尷尬無比，張公子如此待我，師父必當我和他私有情弊，從此我便成了峨嵋派的棄徒，成為武林中所不齒的叛逆。大地茫茫，教我到何處去覓歸宿之地？張公子待我不錯，但我決不是存心為了他而背叛師門。」忽聽得滅絕師太厲聲喝道：「芷若，一劍將他殺了！」當年周芷若跟張三豐前赴武當山，張三豐以武當山上並無女子，一切諸多不便，當下揮函轉介，投入滅絕師太門下。她天資甚是聰穎，又以自幼慘遭父母雙亡的大變，刻苦學藝，進步神速，深得師父鍾愛。這七年多日之中，師父的一言一動，於她便如是天經地義一般，心中從未生過半點違拗的念頭，這時聽到師父驀地一聲大喝，倉卒間無暇細想，順手接過倚天劍，手起劍出，便向張無忌胸口刺了過去。張無忌卻決計不信她竟會向自己下手，全沒閃避，一瞬之間，劍尖已抵胸口，他一驚之下，待要躲讓，卻已不及。周芷若手腕發抖，心想：「難道我便刺死了他？」迷迷糊糊之中手腕微側，長劍略偏，嗤的一聲輕響，倚天劍已從張無忌右胸透入。周芷若一聲驚叫，拔出長劍，只見劍尖殷紅一片，張無忌右胸鮮血有如泉湧，四周驚呼之聲大作。張無忌伸手按住傷口，身子搖晃，臉上神色極是古怪，似乎在問：「你真的要刺死我？」周芷若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」想過去察看他的傷口，但終於不敢，掩面奔回。她這一劍竟然得手，誰都出於意料之外。小昭臉如土色，搶上來扶住張無忌，只叫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張無忌對小昭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為甚麼要殺我……」這一劍幸好稍偏，沒刺中心臟，但已重傷右邊肺葉。
　　滅絕師太冷冷的道：「峨嵋派今日已然敗落，你若不死，日後再行算帳。咱們瞧武當派的罷！六大派此行的成敗，全仗武當派裁決。」

宋青書自見周芷若後，眼光難有片刻離開她身上，雖然常自抑制，不敢多看，以免給人認作輕薄之徒，但周芷若的一舉一動、一顰一笑，他無不瞧得清清楚楚，心下明白：「她這一劍刺了之後，不論這小子死也好，活也好，再也不能從她心上抹去了。」自己倘若擊死這個少年，周芷若必定深深怨怪，可是妒火中燒，實不肯放過這唯一制他死命的良機。宋遠橋快步搶出，左手推拿幾下，已解開了兒子的穴道，但見他兩邊面頰高高腫起，每一邊留下五個烏青的指印，知他受傷雖輕，但兒子心高氣傲，今日當眾受此大辱，直比殺了他還要難受，當下一言不發，攜了他手回歸本派。
　　張無忌噴出一口鮮血，神智昏迷，心情激盪，輕輕的道：「殷六叔，你殺了我罷！」殷梨亭聽到「殷六叔」三字，只覺語氣極為熟悉，心念一動：「無忌幼小之時，常常這樣叫我，這少年……」凝視他的面容，竟是越看越像，雖然分別九年，張無忌已自一個小小孩童成長為壯健少年，相貌已然大異，但殷梨亭心中先存下「難道他竟是無忌」這個念頭，細看之下，記憶中的面貌一點點顯現出來，不禁顫聲道：「你……你是無忌麼？」 宋遠橋、俞蓮舟、張松溪、莫聲谷四人一齊圍攏，各人又驚又喜，頃刻間心頭充塞了歡喜之情，甚麼六大派與明教間的爭執仇怨，一時俱忘。
　　白眉鷹王殷天正得知這位救命恩人竟是自己外孫，高興得呵呵大笑，卻終究站不起身。
　　滅絕師太鐵青著臉，將手一揮，峨嵋群弟子跟著她向山下走去。周芷若低著頭走了幾步，終於忍不住向張無忌望去。張無忌卻也正自目送她離去。兩人目光相接，周芷若蒼白的臉頰上飛了一陣紅暈，眼光中似說：「我刺得你如此重傷，真是萬分的過意不去，你可要好好保重。」張無忌似乎明白了她的意思，微微點了點頭。周芷若登時滿臉喜色，神采飛揚，隨即回過頭去，加快腳步，遠遠去了。
　　武當派和張無忌相認，再加峨嵋派這一去，六大派圍剿魔教之舉登時風流雲散。崆峒和華山兩派攜死扶傷，跟著離去。

宋遠橋道：「無忌孩兒，今日一戰，你名揚天下，對明教更是恩重如山。盼你以後多所規勸引導，總要使明教改邪歸正，少作壞事。」張無忌道：「孩兒遵奉師伯教誨，自當盡力而為。」

楊逍和殷天正待六大派人眾走後，兩人對望一眼，齊聲說道：「明教和天鷹教全體教眾，叩謝張大俠護教救命的大恩！」頃刻之間，黑壓壓的人眾跪滿了一地。 張無忌不由得慌了手腳，何況其中尚有外公、舅舅諸人在內，忙跪下還禮。他這一急跪，胸口劍傷破裂，幾口鮮血噴出，登時暈了過去。小昭搶上扶起。明教中兩個沒受傷的頭目抬過一張軟床，扶他睡上。楊逍道：「快扶張大俠到我房中靜養。」那兩名頭目躬身答應，將張無忌抬入楊逍房中。

經過這場從地獄邊緣逃回來的大戰，各人都明白了以往自相殘殺、以致召來外侮的不該。人人關懷著張無忌的傷勢，誰也不提舊怨，安安靜靜的耽在光明頂上養傷。
　　張無忌道：「我外公鷹王、義父獅王，都和兩位平輩論交，兩位是我長輩，再稱『大俠』甚麼，侄兒可實在不敢答應。」楊逍微笑道：「將來我們都是你的屬下，在你跟前，連坐也不敢坐，還說甚麼長輩平輩？」張無忌一怔，問道：「楊伯伯你說甚麼？」韋一笑道：「張大俠，這明教教主的重任，若不由你來承當，更有何人能夠擔負？」楊逍道：「張大俠此法誠然極妙。」轉頭向小昭道：「小昭，你扶張大俠到秘道去。」張無忌道：「大夥兒一齊去啊！」楊逍道：「你請先去，我們隨後便來。」
　　張無忌聽他語氣，知他們決不會來，不過是要自己躲避而已，朗聲說道：「各位前輩，我雖非貴教中人，但和貴教共過一場患難，總該算得是生死之交。難道我就貪生怕死，能撇下各位，自行前去避難？」
　　張無忌聽外公和舅父如此說，心中難過，說道：「當年陽教主曾有一通遺書，我從秘道中帶將出來，原擬大家傷癒之後傳觀。陽教主的遺命是要我義父金毛獅王暫攝教主之位。」說著從懷中取出那封遺書，交給楊逍。
　　彭瑩玉道：「張大俠，大丈夫身當大變，不可拘泥小節。謝獅王是你義父，猶似親父一般，自來子繼父職，謝獅王既不在此，便請你依據陽教主遺言，暫攝教主尊位。」眾人齊道：「此言最是。」張無忌耳聽得殺聲漸近，心中惶急加甚，一時沒了主意，尋思：「此刻救人重於一切，其餘盡可緩商。」於是朗聲道：「各位既然如此見愛，小子若再不允，反成明教的大罪人了。小子張無忌，暫攝明教教主職位，渡過今日難關之後，務請各位另擇賢能。」眾人齊聲歡呼，雖然大敵逼近，禍及燃眉，但人人喜悅之情，見於顏色。均想明教自前教主陽頂天暴斃，統率無人，一個威震江湖的大教竟鬧得自相殘殺、四分五裂。置身事外者有之，自立門戶者有之，為非作歹者亦有之，從此一蹶不振，危機百出。今日重立教主，中興可期，如何不令人大為振奮？能行動的便即拜倒。殷天正、殷野王雖是尊親，亦無例外。張無忌忙拜倒還禮，說道：「各位請起。楊左使，請你傳下號令：本教上下人等，一齊退入秘道。」
　　這場大火直燒了兩日兩夜，兀自未熄，光明頂是明教總壇所在，百餘年的經營，數百間美輪美奐的廳堂屋宇盡成焦土。眾人帶足了糧食清水，便一兩個月不出去也不致飢渴。明教和天鷹教人眾各旗歸旗、各壇歸壇，肅靜無聲。眾人均知這秘道是向來不許擅入的聖地，承蒙教主恩典，才得入來避難，因此誰也不敢任意走動。
　　張無忌站起身來，笑道：「咱們在地牢中關了這麼多日，也該出去散散心了罷？」楊逍大喜，問道：「這就出去？」張無忌道：「傷勢未癒的，無論如何不可動手，要立功也不忙在一時。其餘的便都出去。好不好？」楊逍出去傳令，秘道中登時歡聲雷動。
　　張無忌心想：「這干人說的也是實情，當此情勢，我難以袖手不顧。可是這個教主，我確是既不會做，又不想做。」於是朗聲說道：「各位既如此垂愛，小子不敢推辭，只得暫攝教主重任，只是有三件事要請各位允可，否則小子寧死不肯擔當。」眾人紛紛說道：「教主有令，莫說三件，便是三十件也當遵奉，不敢有違。不知是哪三件，請教主示下。」張無忌道：「本教給人目為邪魔外道，雖說是教外之人不明本教真相。但本教教眾人數多了，難免良莠不齊，亦有不肖之徒行為放縱，殘害無辜。這第一件事，是自今而後，從本人以下，人人須得嚴守教規，為善去惡、行俠仗義。本教兄弟之間，務須親愛互助，有如手足，切戒自相爭鬥。」張無忌道：「第二件事說來比較為難。本教和中原各大門派結怨已深，雙方門人弟子、親戚好友，都是互有殺傷。此後咱們既往不咎，前愆盡釋，不再去和各門派尋仇。」張無忌道：「這第三件事，乃是依據陽前教主的遺命而來陽前教主遺書中說道：由覓回聖火令之人接任第三十四代教主之位，他逝世後，教主之位由金毛獅王謝法王暫攝。咱們即當前赴海外，迎歸謝法王，由他攝行教主，然後設法尋覓聖火令。」這三件大事，張無忌於這十幾日中一直在心頭盤旋思索，此時聽得眾人盡皆遵依，甚是歡喜，當下命人宰殺牛羊，和眾人歃血為盟，不可違了這三件約言。